

傳奇中的傳奇

畫壇怪傑張大千（上）

● 王成聖

崇仰師長道德修養

近代國畫大師張大千，藝事精湛，名滿中外，被稱為五百年來第一人。而他習畫的經過，頗饒趣味。張大千早期曾師事湖南衡陽曾子緝（熙）及江西臨川李梅庵（瑞清）兩人，都是中國傳統文人書畫家，除書畫外，人文素養、學問道德都是一流的，因而他們教給張大千的，不只是書畫技巧，還有人生態度和做人處世的道理。曾、李兩位都是民初的名士，享譽一時。張大千成名後，有人問他是否受到曾、李兩師的影響，張大千謙稱：「不敢說受到影響，而是受益匪淺啊！」

其實張大千早年雖喜歡畫畫，但學習的卻不是畫，而是染織，這是他父兄的意思。當時張大千的父兄認為繪畫不足以謀生，必須學習一技之長，所以他拜入曾、李二師門下習畫前，曾於十七歲時離川，東渡日本

求學，到京都學習印染織布，這在當時是熱門技術，跟現代人習物理一樣，是了不起的技藝。張大千在日本習染織，學習的成績很好，原因是他四川的老家有錢，父兄供給他充足的留學費用，當時一般留日學生一年才花數百元銀元，而他一個人就有數百元可花，生活優渥，學習效果也高。尤其與眾不同的是張大千留學有個隨身翻譯，他錢錢雇了一名在天津長大的日本人把老師講的課翻成中國話，他再跟著學習，所以儘管留日數年，張大千的日語仍是鴉鴉烏！

染織學業完成後，張大千回到上海，覺得自己對染織的興趣不大，還是染紙較好，於是決定習畫。先拜在曾子緝的門下習字，中國文人習畫前都要先學寫字，字寫好了才有資格學畫。曾子緝是上海的名書畫家，名曾熙，別號農髯，以字行。不久，張大千又拜李瑞清老師習字畫，李瑞清字仲麟，別號梅庵，又自稱清道人。曾、李兩人是好朋友，張大千拜入兩人門下後，每天一早就去侍

候老師，聽兩位老師談書論畫，也就是聽課，從來不敢提問題，更不敢插嘴接腔，每個月把自己寫的字送到老師家裡，由於學生眾多，所以他從未見老師批閱作品。

據張大千敘述老師生平，指曾子緝事母至孝，人稱「曾孝子」，原因是曾氏出身貧寒，降世的時候正逢下大雪，破屋積雪，其母產子後，曾吞食生雪解渴，困窘情況如斯，因而曾子緝長大後非常孝順。有一年大水氾濫，曾氏曾背負老母涉水逃難。

貧寒子弟大多努力上進，曾子緝也不例外，在十載寒窗之後，參加科舉鄉試，考後，因認識學友的關係，得進入榜房看啓封評定的名次，依鄉試題榜的規矩，從第八名開始報榜，曾子緝對八、七、六、五名唱名時，毫不在意，友伴為他著急，說他已名落孫山，曾子緝以極有自信的肯定態度說：「我榜上一定有名！」當報過第四、第三名之後，曾子緝原本一直閉目，此際突然睜開眼睛說：「第二名亞元一定是我！」果然如此。

友伴驚異質問：「何以自知必是第二名？如果要誇大口，何以又不乾脆說必定中解元呢？」曾子緝答以：「我的文章生龍活虎，只能中第二名亞元，第一名解元，他們還是要選爐火純青的！」

張大千說他的老師曾子緝為人厚道，和他的另一位老師李梅庵感情誠摯深厚。在民國初年，李梅庵家境比較困窘，曾子緝把學生都介紹到李梅庵門下，由其收取較豐厚的潤金，改善生活。如有人要求曾子緝題字，他也會說李梅庵的字寫得較好，請他找李來寫。

曾子緝不但對友輩厚道，對學生也厚道，張大千曾說他自己有一次經驗，曾子緝不但加惠於他，還顧及他自尊，以善意婉轉的方式為之，使他學到做人處事的第一課。

有一次，張大千收買了一位江西老畫家的一批收藏字畫，這位老畫家賣了字畫，急於回原籍，議的價是一千二百銀元，張大千只付了四百定洋。他人在上海，向四川家裏要錢，還未匯到，所以欠了八百銀洋未付，這件事不知怎麼被曾子緝老師知道了。

有一天，曾老師突然來到他的寓所，這是向來沒有的事。老師光臨，當然是不勝榮幸，他趕緊奉茶接待，心想不知老師有何指教。其實，曾師明明為這件事而來，當時卻不直言，還繞個圈子說：「我聽說你家的廚子川湯川得很好，我今天就你家裏吃中飯，不要麻煩弄什麼別的菜，川個湯就行了！」

「張大千受寵若驚，趕快吩咐下面準備，這時，曾老師才說：『你是不是買了某人一批收藏品，不錯，都是珍品。我聽說他急於要回原籍，你的錢還沒有匯到吧？是不是還差八百大洋？這樣好了，我昨天恰巧收到一個晚輩送你師母的壽禮有一千塊錢，留二百銀洋給你師母，她就很高興了，這八百塊錢拿來給你先付給人家，以免誤了人家的歸期！』說了，立刻就叫進跟班的來，吩咐回家去拿了錢馬上送來。這時，張大千才明白，曾老師哪裏是要來吃飯，他要做出便中來的樣子，吃頓飯正好派人去取錢，以免張大千難堪不安。你看曾老師多能為別人著想，對學生，對外人都處處體貼人情，真是忠厚長者之風！」

張大千的兩位老師曾子緝和李梅庵都會在北京做官，也都醉心新政，在北京時和新政派首領康有為（更生）過從甚密，那時康有為住在松筠庵，曾、李兩人常去訪康，熟悉得不用通報，有一天，兩人到了松筠庵，康有為突然出來擋駕，要他們到另外一間客室去坐等一下，兩人從門縫中看到康有為送兩名太監上車，曾、李兩人繼而辭歸後說：「更生交通宦官，這樣的朋友交不得！」從此疏遠了往來。

曾子緝還有一事值得後人效法，就是學習永不嫌遲，曾氏六十歲以後才開始習畫，卒成一代大家，可見學習不在年齡，只要有心，天下無難事。

陪師食肉不知其味

李梅庵是民初藝林傳奇人物，做過清朝的大官，入民國以後家窮了，但排場架子還在，譬如李家的門房，始終以藩台大人的門房自居。張大千拜師以後，久久見不到這位李老師，每次登門都給「門房大人」擋了下來。起初，他不明白道理，每次去了，門官總是客客氣氣的笑嘻嘻的，不是說大人正在書房見客，就是說大人欠安，在休息不見客。令人不疑有他，後來張大千的父親注意到了，才弄清屢被擋駕的道理。

張父有一天突然問到李老師處受教的情形，張大千答道：「拜過師後，還未見到過李老師的面呢？」張父眉頭一皺，馬上又問：「送過門官的見面禮沒有？」張大千說：「沒有啊，也不知道有這規矩！」張父說：「難怪你總是被擋駕嘛，這份禮不但要立刻補送，而且還要送重禮。」於是張父帶著張大千去拜訪李老師，門官就送了兩百塊銀洋。

送了門官的禮後，果然就不同了，每次去了，門官總是先有一番「情報」，說大人正在書房寫字，此刻進去正好，此後去李老師那裏，便早去早見，晚去晚見，這位門官老爺的神氣，每一起起便使張大千聯想到平劇裏「打嚴嵩」的門官，一般無二。

張大千記得拜在李老師門下受教時，一日，門官老爺傳話，說大人今天請你陪他吃

飯，因而得叨陪末座。李師胃口奇大，且嗜肉食，他家的紅燒肉，半斤一塊，大如手掌，在飯桌上，李老師對張大千說：「聽說你還吃點肉，來陪我吃飯！」說著就夾了一大塊肉放在張大千的飯碗上，遮蓋住整個飯碗，他勉強吃下肚，不料李老師又夾上一塊，長者賜，不敢辭，只好吞食，一頓飯吃了三大塊紅燒肥肉，使他直呼吃不消。

李梅庵胃納奇佳，是遠近聞名的。張大千說，李師可獨吃一桌酒席，盤盤皆空，請他吃飯的朋友都知道規矩，酒宴之後，要為李氏準備兩隻燒鴨，由他一人獨享，否則就吃不飽。

藝林中人都稱李梅庵為李百蟹，指其一餐能食百隻螃蟹。張大千說李老師愛吃蟹，一餐所吃下的有時不止一百隻。有一次一位同學由崑山送來三百隻蟹，李老師兩天吃個精光，不僅蟹黃，連爪子肉都吃得乾乾淨淨。

李梅庵後來窮了，但好胃口未變，當時上海文人雅集裡有個「一元會」，每個人每次出一塊錢的份金聚餐，李老師連這一塊錢也出不起，愛開玩笑的朋友寫打油詩來取笑他，其中有句：「白吃一元會，黑抹兩鼻煙，道道非常道，天天小有天……」，「小有天」是當時上海很有名的館子，後兩句是捧「小有天」的場，最缺德的是還有後面兩句：「敲門一道人，此處不結緣。」原來李老師常著道士裝，上海的習慣，訪友若係熟

人，多走後門。一次李老師去訪一個朋友，敲了後門，新換的娘姨不認識他，誤會為化緣的道士，一看見他就關門，並說：「此地僧道無緣！」

李梅庵雖在前清做過大官，除了官服是絲綢而外，自己的衣物都是粗布衣履，除了吃得多，一切自奉甚儉。

革命軍推翻滿清政府後，他一直以前清遺民自居，頭上的辮子不肯剪，只好盤在頭上作道士裝了，他寫的字也就愛署清道人的別號。

不過，李梅庵在前清為官清正，學術地位崇高，中風病逝後，後事都由學生料理。

李梅庵身後的字畫，曾子緝老師曾希望張大千以折價兩千銀元買斷，但那時他年幼，沒有掌家，他的二兄張善子認為學生出錢買老師的藏品，容易引人誤會，所以用兄弟兩人的名義送了三百元奠儀。這時，張大千的父親已故，家道中落，已非昔日可比，送三百元奠儀已費了很大力氣。但是曾、李兩師對張大千在藝事上精進的影響，卻是與日俱增。

中大任教條件奇異

張大千後來成為畫壇巨匠。一九三五年，以畫馬飲譽國際的大畫家徐悲鴻，任南京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主任，親自敦請張大千去擔任教授。兩人交情深厚，又是互相推重、志同道合的密友，最初張大千不肯接受聘

請，他對徐悲鴻說：「君子動口說，小人動手足，我是小人，我祇會動手畫畫，不會動口教課，你另請高明吧。」徐悲鴻懇切要求，非要張大千同意去不可，他對張大千說道：「甚麼君子小人我不管，你看在我們的交情上，每週教課二、三小時都可以。你就當『小人』，在教室中動手畫給學生們看就行了，用不著你當君子，動口說。」後來張大千無可奈何，只好答應了好友的敦促。不過，他提出了一個條件：「每週祇去一次，兩小時、三小時都可以，只是要在教室內替我安放一張單人床，我一畫累了，有躺下來休息一會的習慣，如果你不照准，我就不去教。」

徐悲鴻滿口答應，說是只要你張某人去教學生，教室內的單人床照放不誤。藝術系果然照辦，選修張大千教授課程的學生太多，使用該校最大的教室，講臺旁邊，果然放置了一張行軍床，這是當年最流行的木架帆布床，可以收疊起來隨身帶走的。學生們覺得好奇，怎麼放了這張床在講臺旁邊呢？張大千教授上頭一堂課時，是由徐悲鴻主任陪同去的，學生們起立鼓掌歡迎，張大千在徐主任致詞介紹後，又重新講了那一套「君子小人」的理論。他同時告訴學生們：「我不會說話，只會動手畫，你們想學畫甚麼，我就教你們畫甚麼。如果我不會的，我就說不會，絕不欺騙你們，亂畫瞎畫。」

事實上，年方三十七歲的張大千教授很

會「擺龍門陣」，——學生們發問，他不但照答不誤，而且一口四川內江話，說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非常有趣，非常中肯。說了理論之後，又動手畫給學生們看，然後張大千就向床上一躺，說是小憩一會，要學生們照著他在畫紙上的作畫法，「依樣畫葫蘆」，等他休息好了，從帆布床上起來，看學生們的臨摹，逐一再加以指點得失。張大千又坦白的對學生們說：「你們有好多位老師，每位老師都有他的長處、特色。你們假如能向每一位老師都學到一兩手，就算了不起。每一位老師那有許多好的可教，學我也是一樣，能夠學到我一兩手就成了。」後來，張大千只當了三個月教授，就因要事去了北京。學生們呢？當然很失望，同時也很滿意，因為每一個學生都遵照張老師的教誨，學到每位老師的一兩手；加起來就有許多手，可算得大有所獲，大有成就。

北京展畫巧遇佳人

到了北京的張大千，談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，給藝壇平添一段佳話。曾做過短期和尚的張大千，是藝壇居士，六根難淨，傳聞有八位夫人，他自己只承認四位，四位中的第三夫人楊宛君就是在北京一見鍾情的，而這位楊夫人對張大千一往情深，至死不渝，堪稱情如金石。而張大千也承認楊宛君是他第一位主動追求、戀愛結合的終身伴侶。那是一九三五年夏天，楊婉君和一位女

同學到中山公園去打乒乓球，打完後走向水榭，水榭中正在舉行畫展，一位在走廊上的大鬍子請她們看畫展，北京晨報的記者于非闇在旁指著大鬍子介紹說：「畫展是這位張大千先生舉辦的。」於是張大千帶路詳為解說，聽者入迷，講者眉飛色舞，樂不可支，因為他一見即愛上了美女楊婉君。

張大千對兩位小姐特別殷勤，精神亢奮，他請兩位小姐在公園茶肆飲茶，于非闇作陪。張大千說：「楊小姐的大鼓唱得太好了，聽來感人肺腑，對我的繪畫很有啓示。」楊婉君羞赧的看看張大千，其人目光炯炯，充滿熱情，一縷美髯飄拂胸前，談吐文雅，愛慕之情油然而生。臨別時，張大千說：「楊小姐有空來舍下作客。」于非闇則在一旁敲邊鼓：「大千先生住頤和園聽鸚鵡館內，好景緻，去玩吧！」張大千目送佳人離去後，央求于非闇說：「請多幫忙。」于非闇滿口答應：「一定一定。」

兩天後，于非闇拿了一幅仙女圖到楊家，對楊婉君說：「張大千聽說你喜愛他的畫，特地要我把這幅畫送給楊小姐。」婉君接來一看，是位神采飄逸的美人兒，臉型身材都和自己相像，不由一陣臉紅。于非闇說：「大千請您明天到頤和園賞景。」于非闇走後，楊婉君暗自思量：「看來張大千對我有意思，他大我十九歲姑且不論，他的妻室能容我嗎？」楊婉君，一九一七年農曆四月十九日出生於北平。父親是一位彈月琴的老藝人

。婉君聰明、漂亮，十三歲登臺演唱京韻大鼓，是北平城南觀音寺清音閣的曲藝演員。她聲音嘹亮清脆，姿容嫵媚美艷。有一回，張大千到清音閣，看見婉君正在臺上唱「黛玉葬花」，她一掄鼓槌，像天女散花般露出一雙玉手，纖柔、細嫩，誠如古人所形容的：「葱蔥柔荑，白如脂玉」惹人憐愛，令人垂涎。張大千想：「若得此佳人，可謂平生快事。」只恨無緣相識。

自從在中山公園水榭畫展場中相識後，楊婉君與張大千形跡漸密，接觸頻繁，感情日漸深厚，真箇成了郎有情、姐有意。一天，大千在昆明湖畔，陪婉君觀魚，婉君看著一群自由自在嬉戲的魚兒，喜不自勝地喊：「大千，你看它們多快活。」張大千不看魚，卻看著婉君，充滿激情地說：「明天我請于非闇到你家求婚。」婉君低頭不語。張大千扶著她體貼地說：「我知道你擔心什麼，請放心好了。」正是：心有靈犀一點通，衷曲盡在不語中！

去到楊婉君家作媒的，除了于非闇，居然還有大千的夫人黃凝素，于非闇說動了婉君的父母，黃凝素更促使婉君下定決心。她說：「好妹妹，你這一來，就算幫了我的忙了。我孩子多，脫不開身，大千到哪兒去也不能陪著。你若來，我可專心專意看孩子，大千去哪兒也有個伴兒。」黃凝素瓜子臉，薄嘴唇，廣東人，相貌討人喜歡。婉君見她親自來求，父母業已同意，她就欣然應允了

一九三五年十月某日，楊婉君家大宴親朋，婉君著粉紅色衫絨旗袍，頭披白色輕紗，由兩名女童牽紗，在紅地毯上輕移蓮步，踏上迎親小轎車，她事先跟大千說好，不乘花轎，由妹妹與黃凝素陪乘轎車于歸。當她緩緩下車，各界名流在禮堂門口恭候，樂隊奏樂。張大千長袍馬褂，全身新衣，上前迎接婉君新娘。一拜天地，二拜父母，三拜來賓。

眾賓客把一對新人送到東交民巷的德國飯店張大千租的房間，洞房花燭，兩人坐在柔軟的席夢思床上，大千幫婉君卸裝。他望著黛眉似遠山，明眸如秋水的婉君，摟抱著她的楊柳小腰，含情脈脈說：「今夜我終於如願以償了。」

新婚不久，楊婉君與張大千乘法國客輪去日本東京渡蜜月，在頭等艙裏，腳腳我我，張大千說：「我把你的婉字改成宛，叫你楊宛君好嗎？」宛君柔媚地說：「你認為好就行。」東京之行宛君學會了些日語。旅日歸來，楊宛君曾陪張大千回蘇州張家小住，在張家，楊宛君和張大千的母親曾友貞及張大千的「結髮」夫人曾慶蓉時有齟齬，全靠張大千居間緩頰，才沒有翻臉。住了三個月，張大千見不是辦法，只好帶著楊宛君移居上海。後來仍回到北京居住，過著「只羨鴛鴦不羨仙」的生活。（未完待續）

聖文叢書

張大千傳奇

王成聖 樂恕人 編著

廿五開本穿線平裝
定價新台幣三〇〇元

本書為王成聖、樂恕人、張目寒、羅才榮、劉昌博、王天循諸先生精心傑作，曾在中外雜誌及時代文摘刊載，極受讀者歡迎，茲應讀者要求，輯印成書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，要目：王成聖·張大千的故事·樂恕人畫傑人豪張大千·大千名作「廬山圖」·大好人張大千·張大千趣談·奇人妙語歡心事·張大千的風趣·張大千的興趣與煩惱·元老、大師、手足情誼·張大千的口福豔福·三張一王的「轉轉會」·郭小莊痛哭張大千·張大千遺作張大千談畫·畫說·王天循張大千登峯造極·李霖燦懷念張大千先生·汪佩蘭楊宛君生死戀·林語堂與大千先生無所不談·周冠華張大千與顧亭林·郎靜山追懷大千先生·黃杰我懷高士·黃天才張大千為歷史作見證·大千居士的最早作品·張法乾張大千二三事·張目寒雪盃隨筆·喻鍾烈我的表哥張大千·馮幼衡他美化了有情世界·楚崧秋大風堂主人的大節大義·張羣輓張大千·葉淺予關於張大千·黎玉璽豪爽長者張大千·劉昌博追懷張大千先生·蔡廷俊張大千拒絕中共禮遇·謝家孝張大千的韻事與家務·賓景椿張大千敦煌傳奇·羅才榮張大千擺龍門陣·巴東張大千小傳·朱岐山張大千年表·附珍貴圖照，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，定價叁佰元，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。

王成聖：「畫壇怪傑張大千」圖照（文見19頁）



①早年黃君璧教授（右）觀賞張大千教授（左）作畫時的神情，中手持墨盤者為張大千夫人。

②戰前南京中大名教授張大千（二排右三）與菊壇名伶友好合影。（中外雜誌資料室藏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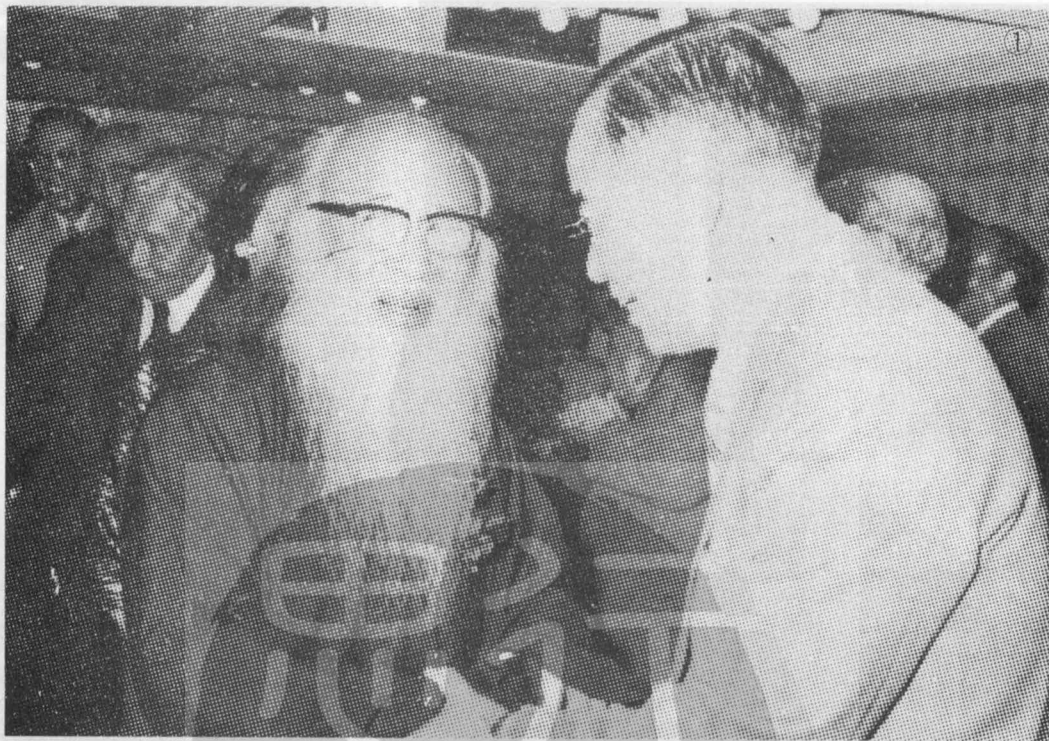


王成聖：「畫壇怪傑張大千」圖照（文見 19 頁）

①張大千（右二）早年參觀中正紀念堂與張群（左三）秦孝儀（左二）合影。

②張大千（前左三）與四川同鄉合影，前右三為張群。





①本誌發行人王成聖教授與張大千晤談，張大千之後為張群。

②右起張兆、王成聖、張大千夫婦、皮以書。

